

尼克松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ICHARD NIXON

六次危机 SIX CRISES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六次危机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SIX CRISES

Richard M. Nixon

黄 兴 乔 红 译
徐尽忠 王国平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丁 品

责任出版：林 琦

责任校对：王 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次危机/ (美) 尼克松 (Nixon, R.) 著; 黄兴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尼克松文集)

书名原文: Six Crises

ISBN 7-5012-0983-9

I. 六… II. ①尼… ②黄… III. 尼克松, R.-文集 IV. D77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7197 号

图字: 01-97-1596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22.125 插页: 4 字数: 414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本文集主要收录尼克松论述国际政治及其个人经历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过去曾出过单行本，收入文集时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并增加了少量注释。

尼克松是冷战时代的一位有特色的美国政治家。他以坚持反共的意识形态闻名，又以现实主义的大胆决策著称。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中，他比较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世界形势，了解美国的真正利益所在。就任美国总统前，他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说中发表了关于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承认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就任美国总统后，又为打开中美关系采取了重大外交行动，对于扭转美国的颓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他不像美国一些政要和学者那样头脑发热，而是清醒地看到美国面临的挑战，并强调在新的基础上保持中美正常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尼克松的政治主张反映的是美国的利益，代表的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志。但是，有分析地研读尼克松的著作，对于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历史、认识今后的世界发展趋势，都是有裨益的。

六次危机

理查德·尼克松在担任总统以前的岁月中，就像所有位居高职的人一样，曾经面对多次危机，而且往往被迫作出显然会影响国家安宁的抉择。本书再现了许许多多危机中的六个案例。尼克松先生加撰了再版序言，他不仅重新剖析了事件本身的原委，同时也反映了当今美国第37届总统的新观点。

希斯案件：当内部颠覆威胁美国的时刻，尼克松先生——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参议员——接受了挑战，准确地使公众了解了危险所在。

1950年竞选的演讲：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电视上公开此事件——让公众了解他财政来源的一切情况。

艾森豪威尔总统突发心脏病：作者描述了一位自知已失去中心地位，空有虚名的人的情绪。

加拉加斯：尼克松先生重述了失控的美洲反美示威，以及他身陷动乱之中的经历。

与赫鲁晓夫的厨房冲突：在莫斯科的一间厨房里，民

主与共产主义发生了一场自发的富于戏剧性的对抗。尼克松充分显示了他的冷静、足智多谋。同时描述了在赫鲁晓夫的夏季别墅中所发生的迄今鲜为人知的私人会晤。该事件使作者看清了这位总理作为一位共产主义者在其最危险时刻的面目。

1960年竞选：展示了如果当选总统，如何以最佳手段为民众服务的内心斗争；耗时、耗力的竞选过程，以及一个面临失败的强者的故事。

《六次危机》是一本详实、令人激动而又扣人心弦的著作，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的近影。展示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作出决策背后的思想活动，以及政治生活的压力。

尼克松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亦是国家面临的挑战。这是有关他在美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六次重大事件的故事——六次转折，六次决策，也是六次危机。

致 谢

许许多多的同仁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慷慨的指点和协助。其中我要特别感谢比尔·亨利、厄尔·马索、查尔斯·麦克哈特、雷蒙德·莫利和凯尔·帕尔默。

同时对阿尔文·莫斯科在研究和组织资料方面所提供的娴熟的专业服务致以谢忱。

理查德·尼克松

再版序言

在1962年出版的《六次危机》一书的序言中，我曾写到：“1960年大选后，我最不情愿或最不希望做的就是著书了。”

同样，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我最不情愿或最不希望做的就是竞选总统——或者说，对竞选任何其他位子都失去了兴趣。

然而，我既写了书，亦竞选了总统一职。我如果不能汲取其他教训的话，至少今后我再像预言家一样发表意见时，应谨慎行事。

在本版书中，我编入了原版序言。序言描述了出书的来龙去脉，出版的初衷和目的。

所记述的某些事件在现在看来已很久远，个别事件的确如此。希斯案件发生在21年前；“尼克松基金”事件发生在17年前，即使是最近的1960年竞选，也是9年前的事了。自那以后，林林总总又发生了许多事件。我已变老，希望岁月流逝能使我多少变得明智一些。尽管如此，当我今天重温这些业已成为我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事件时，我发现这些教训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危机现象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不仅现代史学家是这样，研究过去的学者也同样兴趣不减。人们和民族在应付危机的过程中，一些模式程式化地代代相传而不论其优劣。然而，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危机现象，而且我们亲身经历的危机，一经剖析，常常证明与民族经受的危机没有多大的差异。

尽管如此，我还是遇到一个特例。

在原版序言中，我写到：“危机确实令人疲惫不堪。一个人是不希望再次经历那种极度痛苦的，然而这个世界却是无法回避它的。”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危机也同样使之极度痛苦，一样值得回忆。但是在危机丛中生存下来的民族，却处在精神紧张和灵魂撕裂的危险之中，而且在当今世界，我们或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承受的国外外交危机或国内政治危机的程度都是有限的。

在离开总统职位后，如果我再著书的话，我希望那本书记述的是危机之外的其他焦点。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政府规划的重心从危机控制转向危机防范方面。有些危机是不可能避免的，比如我们生存的世界条件。然而，许许多多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以后我衡量成功的准则之一是看多大程度上能在危机形成前防范于未然。这样可能使政府不那么富于戏剧性，然而却使它更有效——而且在核时代，使它更富安全性。

此书写成以后的年代里，我有机会从一个公民的角度

思考政府的这些教训。如果这些思考能帮助我成为一位较好的总统的话，那正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从本书中所描述的事件中汲取了如何避免危机的教训。

理查德·尼克松

1969 年于白宫

序 言

1960年大选后，我最不情愿或最不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写书。可按惯例，我收到了要求出版我的回忆录的约稿，通常这种约稿都是向那些自动或被迫退职后的政治领袖们提出来的。然而，即便每个经过一次总统竞选的人，在竞选后都感穷途末路的话，我也不认为我亦到了该写回忆录的时候了。由于我从不写日记，所以我甚至无法写出我当副总统八年的详细情况。但是有三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使我改变了想法。

选举后不久，在白宫的一次晚宴上，我有幸与艾森豪威尔夫人坐在一起。我告诉她，我拒绝著书的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只有总统才能够写出他执政的经历。相比而言，其他人的任何此类记述都不会是完整的、有意义的。她回答道：“但是有些令人激动的事件，比如你的南美和俄国之行，只有你才能讲清原委。我想人们会饶有兴趣地拜读你所记述的真实情况的。”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我第一次拜访他是在4月，当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加入“文人”行列的可能性时，这位文人行列中的杰出成员表示，每个公职人员应该在他一生

的某个时候写本书。这既有益于精神修养，亦可提高他的公众威望，能够使他作为“知识分子”受人尊敬。

然而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自从1947年我作为国会议员进入政界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挚友和顾问。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要我抽时间写本书。可我在1961年1月20日以前，总是以公务繁忙加以推托。我离开华盛顿，回到加利福尼亚时，他自作主张管起了这件事。4月间，他打电话告诉我，道布尔迪公司的肯·麦考密克正在飞往加州的途中，他将于第二天来见我。和以前很多次一样，我推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值得写的主题。而他的回答是：“你让肯·麦考密克来决定吧。”

在麦考密克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我理清了可以作为讨论基础的思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曾交过好运（或倒过霉），在一些规模远超出个人范畴的危机局势中扮演中心角色，这就使我与其他政治活动家的经历大不相同。我列出了十几个这样的例子，从中挑选出了六个（即这本书各章的标题），准备向麦考密克介绍。他赞成我这个思路并鼓励我说，我会发现写书是多么容易，而且是一种享受，他终于说服我去冒这个险。

这次冒险结果成了我一生中的第七次重大危机。即便从陶冶情操的观点来看，写书也是最最困难的事。我对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本来就很尊敬，如今这种尊敬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但是，我个人对将来再从事这类工作的态度，或许用我所欣赏的艾森豪威尔的笑话来加以形容更加恰如

其分。

1945年艾森豪威尔戒了烟。有一次我问他会不会再烟瘾复发，他答道：“不会的，”并接着说：“我不敢说我肯定不会再吸烟，但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我绝不会再戒烟。”我对于写书的态度大体也是如此。也许我还会写书，但肯定我永远完不成它。

关于本书写些什么内容（或打算写些什么），不写哪些内容，我想再补充几句。

我并不打算详尽的叙述每次危机的所有细节。我力图描述在每次危机中我本人的反应，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关于“危机并发症”的普遍规律和经验。另一方面，我并不打算使之成为如何处理危机的博大精深的论著。在这一引人入胜并具特别重要性的主题上，我的见解对加深对它的认识会有哪些贡献，只能留待专家们去判断了。

西北大学两位政治学家詹姆斯·A·鲁宾逊和托马斯·W·米尔本，目前正在从事危机行为学的研究。他们写信给我，证实了我在这方面的局限性。他们建议我尝试回答下列问题：

处在危机局势中，是否能保持理智？你能否把情感反应同真正的事实及经验区别开来？

是否可以认为危机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因素？

当事人可否会从一次次危机中汲取教训？

在你所写的六次危机中，你从其中某次或全部危机中获得过愉悦的感受吗？

你是否感到你个人风格上有什么新的魅力？或你是否发现了你过去未曾知晓的个人弱点？

当你面对危机时，你是否发现你具有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什么特别的能力呢？

危机过后，你能回忆起当初的感觉吗？

有没有那种从紧张或焦虑中逃出的解脱感？

经历这几次危机以后，你是否形成了能指导你日后应付危机的“经验方法”？

我将尝试回答其中几个问题。从个人的角度去着重谈些看法，而不代表普遍的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有一个教训是特别清楚的。对于危机的反应和反响具有个人色彩，这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处境下，它取决于一个人所具有的素质——他个人的风格和特点，他的教育程度，他的品质和宗教背景，他的能力与弱点。

我本人所作的结论，将在以下篇幅中阐述：

六次危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每次危机都是独特的个人问题，但同时每次都涉及广泛的后果，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个人的得失相形见绌了。一方面，每次危机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思考范围，因此令人难于对付；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一特点可能会成为财富。我们经常听人这样说，真正的“大”人物最善于驾驭大事，遇到鸡毛蒜皮的小事，换句话说，那些基本上属于私人性的危机，往往不知所措，阴沟翻船。

就我自己的经验看，越是大的问题，它的后果就越

大，对个人的考虑也就越小。他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应付他所面对的大得多的问题。危机当头，“无私”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自私”（从字面上而并非从俗义上讲）是最大的负担。事实上的确如此，当危机超出其本人范围时，他往往顾及不到个人问题。危机期间的自然紧张状态不但不会因为担忧自己而自我毁灭，恰恰相反，这种状态能够成为创造性行为的积极推动力。

第二个普遍观点最好用一件轶事来加以说明。1958年我从南美之行归来不久，参加了在华盛顿为国会勋章获得者举办的招待会。一位荣获勋章的客人来到我跟前，指着他的绶带说：“你应该佩戴这个，我不配。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我做不到你在加拉加斯所作的一切。”我答道：“如果我是你，我也做不到你当年在布尔格战争中所做的事。”也许我们两个人都错了。没有哪一个人，在受到可能非他所控制的事件的充分考验之前，确切了解他本人能够胜任什么。因此，这本身并不是对伟人的评价，而是关于重大事件的记述——以及一个人对它的反应。

举例说，我不相信在处理危机局势时，有人“生来”就冷静、勇敢和果断，而其他则不然。有一句流行的老话这样说：“他根本就没长这根筋。”当然，有些人可能比他人坚强些，沉着些，敏捷些，精明些，勇敢些。然而我认为，这些特性多半是后天的，不是什么天赋，而且往往是在紧张时忽然获得的。公众喜欢迷信他们的领袖，而许多领导人也乐于迷信自己。我们倾向于把一些人视为“生

来的领袖”。但是，我发现领袖们也受所有人类弱点的支配：他们也会发脾气、情绪沮丧、经受神经紧张。有时，甚至强人也会哭泣。

最后，我列举了在本书所描述的六次危机中，我本人汲取的一些教训。我呈献这些意见，并不是把它们当作不变的规律，而只是作为初步的入门指南。

危机中的自信大都归功于事先可能的充分准备。

战斗中的冷静——或许用“沉着”这个词更贴切——是信念的产物。而信念，除来源于宗教传统和道德修养外，是一个人在经过踌躇、疑虑和心神不定这个必然阶段后而确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并决心战斗到底之后才产生的。

勇气——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无所畏惧——是训练的结果。任何人自称生来不知畏惧，都是在撒谎，不然，他就是傻瓜。但是如下决心采取行动，他就会将畏惧置之度外，从而集中全部精力去赢得胜利。

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人哪怕只经历了一次较小的危机，他也会学到：当肌肉紧张、呼吸急促、神经亢奋、肠胃不合、脾气急躁、夜不能眠的时候，切勿担忧。他认识到，这种症状是他为投入战斗而进行全身调整的自然反应。发生这种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反之倒令人担忧。因为他体验到，只要一投入战斗，所有症状就会全部消失——除非他患得患失，考虑自己，而不去考虑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期望战斗结束的到来。他认为：“只要战斗一过去，我就感到痛快了。”但是，如果战斗以胜利结局，他经过一段短期的兴奋后，将深切地感到他所经历的一切对他的影响。他甚至可能感到身体疲惫和精神沮丧。不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正表明他在感情上和精神上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以致不能享受他如此热切地期望过的胜利果实。

在危机局势中，最轻松的时候就是战斗本身。而最困难的是决策——是战斗还是逃跑。而最危险的时刻则是危机的余波。正是此时此刻，精疲力竭，警觉降低，必须谨防反应迟钝和判断失误。

一个人会“喜欢”危机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难于作答。如果从“乐趣”的角度出发，我实在不欣赏本书中描写的几次危机。然而，生活虽然并不仅仅是追求一般意义上的享受。我们在生活中都受到了诱惑，希望去过一种袖手旁观而且呆板的生活，尽一切努力使生活更舒适，寿命更长，并留下更多的财产。可应付危机必须要有创造。它要求一个人发挥他的全部才干。当他回顾一生时，他必须回答：他是否尽其所能发挥了他的才干？还是仅仅部分才能在行动中起了作用？

一个人可能会有别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但难能可贵的是，看他是否能利用良机。当处于可能决定胜负的危机关头，他能否不惜一切面对风险？在超越个人和家庭考虑的事件中，他是否会断然寻求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